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六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萬化 校

己未弘治十二年 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西人岑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

侍郎程敏政爲考試官取倫文叙等三百人五月廷試

賜倫文叙等熙劉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逮程敏

政及給事中華某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調某及廷

玉于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至會試未揭榜

某勃敏政受賂驚題詔下某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

字當為我
謝第一等

人

所與同才

士也以眾

難可憎

楊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搗屋閱卷可
疑六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官廷鞫問出舉子唐寅徐
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
海州判敏政未出京憤卒敏政徽州休寧人蚤舉神童
大學士李賢以女妻之○兩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
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
久浙士安于秦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
流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
和光為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日陞官則
曰成家其有諱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懼者則眾怒羣情

世寧上言
百弊風俗

百舌排斥不日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諭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嚮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皆出于此。此等風俗何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六月曲阜孔廟火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詔加稅銀。詔悉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沮洳比因久旱貧民遺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卽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廩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大將謂朝廷待外戚與

宗親異矣。又問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斂手不敢肆。○以浙江右布政使雍太爲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太在浙江時。勢豪鬻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革。恣肆橫行。太先收勢家人抵罪。于是羣盜悉平。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參將李椿不法。部下狀其惡。太具草將聞于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太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而稽諧太

于時相而言官遂劾太以擅辱命官罷○十一月上高
王宸濠嗣封寧王寧康王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
娼也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康王卒濠嗣宸濠
輕挑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徇色其在官瀆倫無禮養
亡命爲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
然李自芳妄言濠有天子相濠喜詢以中朝事聞謗言
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卽怒不應因以罪削獲獲

十月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

二萬八千兩有奇

廣東珠池率十年一採守珠池中官并奉隨人員每歲供應等費

銀一萬餘兩十年則十萬餘兩矣臨採復費萬餘所得不能償所失嘉靖華嚴各鎮守中官并奉守珠

親近儒臣
二言所謂
一人元良
窮邪以自
三代所以
具文者乎
疏道也

池者間欲用珠則發官銀于商爲數有限貽謀遠矣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衆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期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日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庚申弘治十三年正月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奏

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頒行○太學士劉健等上言治古願治之審必審朝儀

丘文莊謂
京軍宜駐
屯近地以
爲邊軍聲
援不宜輕
運實物中
常事可行

罷日省萬幾。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結或至昏黑，河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啟釁，四方薦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上嘉納之。○北虜入寇，大同等處命平江伯陳銳、驍兵戶部右侍郎許進兼部御史提督軍務禦之。銳遇虜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罪銳職，開任進亦致仕。○以張元楨爲翰林院學士。○五月，星變，兵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不許。吏部尚書屠濬、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濬昂

卷之五
親勝新陸
二祖而後
見

並加太子太傅、經筵、並加太子太保、給驛以歸。○召南
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右都御史、以鍾為戶部
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圭為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為工部尚書。○
起邵竇為江西提學副使、士類勃興。○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六月、上召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上出諸營提督官
辭任、本各議去留、健等請上裁決。上出英國公張
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
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

對曰。聖諭極當。皆擬吉訖。上又問新寧。出譚祐。數

之劉福如何。益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

在營管事似勝劉福。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

機營。提督國營。須及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

如何。捷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撰手勅。旣成。上親書之。

捷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顯陟。

臣等不勝瞻仰。善本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皆

學士專之。洪武初。始有批。後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

華去。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外章奏。上徵。御覽。每

斷大事。決大疑。臣等上。自奏。取旨。有所可否。命翰林

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從前傳旨

造。勝密議人。不得與聞。嗚呼。此意甚矣。然批答出

自洪武末，嘗有... 德人... 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韓、及尚書蹇義、夏元吉、于凡中外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院，而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御筆批書，及遇大事，將命大臣面議，謀定傳旨處分。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然中每依違，或經由中出，正統初年，止委中官王振。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難。及天順復辟，每事與內閣面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覈院綱，內閣條旨，多孝廟御書。事洩，重大至。應宣問，遂從國初之舊，正德時批答，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進奏者，徒知批答，依內閣所條，不知有百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為調，謂別印之義非也。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彗星見。○河決曹單，河南水決，李家，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山東曹單等州縣被害尤甚。○以梧州府知府張吉為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吉推誠御下，申教令，嚴武備，擇將領，其教

古江西餘
十人後考
種人京有
主張其法
者賊後乘
時而起結
盟以圖保
吉還任所
吉七年後
始大變者
其家

士習射則懸金爲的。又意創鴛鴦銃。編架弩。倣仲世衛
教射青澗。及韓世忠克敵弓。此數者。以府江山川盤結。
草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
賊恃藥箭中者必死。厚募解券藥。多置換牌。重賞聞諜。
邀截出入。又以有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悍
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
亦皆自戢。府江以寧。

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兩廣自

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
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益思安靜。爲

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發出千代何可糜費。尋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贛言都御史全澤巡撫南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糈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衛憲臣。遷治所都相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支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廷瓚于羣盜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鑑大柱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竄發。勢尤熾。廷瓚斬獲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贛歷官處事。

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
密。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府
部各衙門，英國公張輔等條陳十八事，內早視朝、勤聽
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清鹽法、脩武備、恤官民、惜供
應、斥異端，尤爲闢切，俱允行。○分遣文武大臣守關，
火歸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旣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
敵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命都督
李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居鄜紫荊關，侍郎
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彥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
史琳倒馬關。○六月，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

史加兵部尙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尙書閔珪太子太保
○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父喪詔司
業署事員缺不補懋終制赴官○吏部尙書倪岳上
西北備邊事宜

辛卯弘治十四年正月朔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
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房屋
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日震尙未息
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里緇地窳眼湧水有震開裂縫
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于是兵部尙
書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

居大板
一編古
異錄

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水于中國之兆
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
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
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
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著
臣聞此驚愕莫知所惜卽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
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
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裝將罄文恬武
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
望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尅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

程頤止學
聖廟有焉

臺諫以廣言路。府庫之金帛。爲傳序以備緊急之
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
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
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使臣
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用。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
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
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
務。聃等。平邊。甚虜所在。潛師河套。擄其巢穴。會夜大霧。
虜聞。竄驚。遁。毀其廬帳。斬老弱百餘級。而還。○擢大理
寺丞陳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

平賊疏為
次第

天有益干

遼陽

指白鶴以
為祥與指
玄鳥為瑞
何異

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郵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通地方危，而復據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保定府獻白鴉，詔斥遣之。○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箴上言：民困數事，言養馬困于貴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戚里困于恣睢，當孔道支應為困，有土產貢獻為困，下所司知之。○秋，虜酋火篩復擁眾寇大同，威遠勢甚，得檄京師戒嚴。上親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饍品餌，召入便殿議賊守。

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整飭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
斥埃脩戰具。旣而虜引去。○通減王府房價及開墾造
墳價銀。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
官爲營造。成化中始定爲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
遼岷荆吉襄等府。房價郡王以下多寡有差。此外又
有開墾銀。冥器銀。及齋糧麻布。俱各有差。弘治初。以
宗室日繁。支費益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
復奏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齋糧麻布。
通革免。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王而下。祿
米則俱本色。四分折鈔六分矣。

痛微

我朝天下
府州縣及
巡檢皆充
學設官教
授學正各
二百餘員
教諭千餘
員訓導三

○五月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卽他日貪利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囊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耻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捷徑之當塞者寧止是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後京府之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總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廩員實爲得

千餘員視
宋晉百倍
冗濫甚矣

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實爲冗濫請從京
府之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又寧止
是哉○裁減光祿寺內臣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
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
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二百五十餘員
天下常員已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宮中不給負
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
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棹面不
勝查弄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
之仁疏入上爲之惻然卽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

祿卿艾瑛曰劉東山此奏之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八月大詔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侯吳繼還京武安侯鄭英代之侍郎李燧督餉關中寇運邊城八郡大困自是虜寇闕靡暇由花馬池矣○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

岳父謙親許尚書謚文信謙祀北岳岳于神岳母姚氏夜夢絳袍神人入室誕而生以爲岳神所感故因名岳及長體貌魁偉頭印塊然望之如神爲翰林學士遷議上前敷陳艱難岳首陳世變可方池祖禹在禮部十餘年保文制度多所崇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云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

史劄大夏爲兵部尚書。先是大夏以都御史移病歸。後召爲兵部尚書。力辭不許。既廷謝。上憐其老。召之。

問曰：朕數用卿。卿數辭疾。前後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此。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後。召問曰：

徵歛俱在。奈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曰：正謂其不盡。有室。其他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而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出。上曰：若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而革也。于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淵亦以材見知。上嘗常

朝坐金屋有 宣必大夏再 宣必珊而御文苑有所
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

壬戌弘治十五年正月禮部尚書傅瀚卒擢左侍郎張
昇為禮部尚書○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
士吳寬侍講學士劉棖為考試官取魯鐸等三百人廷
試賜康海孫瀚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陞平
涼府開城縣為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間猶為內地得休
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大同入掠之後遂為邊衝于是
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孫將遊

擊等宮屹然一巨鎮矣。○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而太監苗逵者在延緩，嘗搗虜營，妻子小有尅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大夏曰：「若在虜，知苗逵之搗虜乎？」延緩至今少息肩。大夏對曰：「臣在虜，不知。然問之從征將，上知之所俘，使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方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遺類矣。」上曰：「部運。」大夏何以屢得志于虜？大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十馬，不能什二三，候也。且其時洪國公一小違節制，而舉十世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而藏璫亦從傍贊其語。上遽曰：「微。」

人吾幾爲人誤事乃寤。○減修清寧宮軍夫之數先是
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劉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
督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
于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
爲重。率意減去人夫。卽傳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
惜軍夫司馬職也。道曰。沐瀾。瀾以老辭。瀾。朝廷旣下
濫旨。勉留尚請之不已。若切責。瀾將以不職圖辭
更于何處討是等人。司馬瀾以與。給。辭。難。款。然。納。之。軍
夫悉如裁用。○發保定京操軍回。勸。題。操。曉。堤。上。欲
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兼以調劉大夏

原職使不
然大夏元
不危矣

嘗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御恩 禮宗
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奏將保定兩班一萬餘
人回衛闕練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儀往任其
事乃有造飛語帖子于官門以誣大夏 上曰官門豈
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北軍者所爲耳○致仕
兵部尚書項忠卒 汪直掌西廠時項忠爲兵部尚書
王越乘遞代之毀忠于汪汪以是銜忠日拾撥之危甚
初商輅會同閣上疏請罷西廠王越早朝遇劉珏劉吉
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
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

之日况直又扶持何爲亦論列乎。珥曰不然吾等言事
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
署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
以應項亦約諸堂上。疏汪過惡。冢宰尹旻不從。項乃具
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姚瑩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稱于
尹。俾收以自別。尹卽潛報在直會商。輅疏汪。上冷直
爾。理司設監事。汪泣奏。此外臣意實內臣黃賜。陳祖生
二人所嗾。且中黃賜以他事遂。爾賜祖生于東華門外。
不容進見。謂出南京。時有千戶吳殺者。先在楚軍。撓法。
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辦頗通文移詞翰。直信任之。得

殺錄衣衛尉于戶西廡，雖罷。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關，勤靜直，因以吳紱能文事，封進，遂命殺于鎮撫司問刑。直所忠，屬東廡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導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鏗御史馮確附直交論忠違法。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訊于庭，吳紱乘構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衆知直意無敢違者，獄成竟華忠職爲民。至是以病卒，後謚襄毅。○戶部尚書侶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文在戶部。上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

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若人擠洲今邊儲日急奈何

文既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與販

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布

鹽七轉運乏人。上嘉行其言。○清寧宮災。太皇太

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文升與工部丞議修

建文升。上言團營軍斃于役甚矣不可復相苦楚蜀

宋亦不勝採伐而三殿有儲木尚可以資工匠木石費

也。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軍夫之數尤議接

用軍夫萬餘人大夏以工少人多請減去十分之五

上令內閣調旨切責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大夏

侵奪成而

公私不告

匿皇太

后居之

其賜予

居

每以老辭位。溫言勉留。尚請未已。若切責彼。將以不職。因辭于何處。討造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遂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卽如大夏所裁之數。內官龍綬。請支鹽價。以給織造。戶部處奏鹽課。爲邊儲救荒而設。祖宗朝未嘗輕用。從之。

十二月。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

喬新字剛。金華人。嘗私不。刑部貴不以愛惜。爲
贊。其。身。不。論。有。司。謂。其。化。也。有。功。有。然
其。處。也。有。德。有。言。信。之。焉。既。無。愧。于。薛。瑄。若
述。之。後。實。可。配。乎。在。亦。將。贈。太。子。少。傅。蓋。文。肅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適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
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

自治。上曰。閣臣如劉。徒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太

雜耳。秦嘗獨薦一人。其不愜朕意。明日大夏謝之內使

陳寬曰。劉學士。魯薦副都御史劉宇。可大用。上不答。

再言之。上亦不答。○非。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

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嬖近。求爲掛印

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上

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

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開麟貪鄙。失下心。去其兵

權。無能爲矣。麟家積資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費

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

桂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快快病
厥。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
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
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
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
十九萬有奇。上召尚書劉大夏問諸衛所卒強可用
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作英銳。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任南陽
轉漕。江北用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
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也。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

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
弊政而擇行之。○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
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
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開其弊端。大夏陳十事：一
日京任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日在營官軍困于私役
做工，三日江南軍士因漕運被索，四日江北軍士因京
操失業，五日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有衆六日墜生
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日各處鎮守太監
貪婪，八日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日陞賞發于勢
要，十日禁衛苞道公行。上覽奏嘉納，一一准行之。

某大臣以
道事君之
憲

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
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
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日先朝李孜
省可爲鑒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
者比乎大夏日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頒行是
前代斜封累物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返法
亂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谷之內閣可也如用揭
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願上稱
善久之○刑部尚書閔珪持以忤旨上與大夏語
及之而怒大夏日法司持法任其怨而上任其恩似

劉忠宣知
無不言言
無不聽大
數次跪而
外之決廉
首廷不答
國公亦不
以告人

未足深怒也。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

子皋陶爲士師執之而已。上默然已而曰若因爲閔

珪解也大夏惶恐頓首謝。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亦

老成人何可輕棄竟明日。肯下一依珪。○上每在

劉大夏入內庭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

顧近侍內臣卽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

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對面

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其扶掖你在廟門

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

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

宜乎古之
三公坐而
論道也

女苗作亂
欲湖所涉
嫁人

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

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

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

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疾魯

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

罪，魯遂反，因執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

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

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

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九四

孝皇十八
歲之問
言納諫之
美也

十篇。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旣而罷之。時大學士劉
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饑成臺城。

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祖宗相
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射惑衆。

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傳後世也。又令撰

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健等復言。誥命

朝廷所以獎賢。稱能。雖將士大臣。必得秩滿考最。乃得

頒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

者。謚號一二字。此輩何貴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

野。傳聞後世。其謂之何。願人有旨。俱報罷。陝西馬政

多廢弛初高皇帝通互市諸番諸番人欲得漢地茶甚急願以馬易許之命曹國公李景隆以金牌往曹

國公得馬一萬九千匹分隸諸苑監自後往來不絕宣
孝時禁稍解私茶盛行番人無利於官馬至者漸少時
議復舊制擢一清副都御史經理之一清至大申飭故
律令石募市易爲嚴其出而寬其入斥去貪廢屬吏居
數年馬益蕃息

癸亥弘治十六年○春命翰林儒臣脩歷代通鑑纂要
上召夏大夏問之曰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領鎮守
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卽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

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解何以不之。上曰。

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

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

陳寬。選生營中貴人。上曰。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

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

耶。我在。何憂惡。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

貴人苗璋恃夙貴。耻不有與選。上業許之矣。既而謂。

大夏不至。卽參奏。大夏曰。如前。旨何。上曰。吾雖意。

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

上。上切責璋。示若違彙者。而姑宥之。上復譴大夏。

孝皇之時
陛下推心
以相其至
誠惻惻之
意家人父
子之情德
德在下
憂
聖心朕

諸司言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先祿寺若何夫樊莫
甚于此。曹大夏曰。上悉之。幸其在獨斷而力行之。
耳。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質十
餘萬金。自是中貴人閉而有側目大夏者矣。○左都御
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懇于
劉大夏日。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歿異鄉。地下不瞑目矣。
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
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皇上憐允。上曰。彼教鄉
來奏乎。大夏日。珊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

不如此
不忍死
死以報
也
不容不近

令臣見陛下為彼中達下情且都御史用身率先御

史而病弗勝御史常見彈射不便上曰主人留客堅

客且為強留那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

舍朕已汝然者久之大夏叩首亦危數行下出以

上語告珊珊泣曰吾死此官矣○改督理陝西茶馬左

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勸

罷總兵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裁抑鎮守中官支應劍城

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裨靖邊虜

率數十萬入寧夏兼脩直抵固原一清率糧下五十餘

人趨會總兵曹雄塞邊道爭謂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絕

無行人參政安惟學日公行何待一肅不答徑去賊聞
一清至遂挈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虜虜入殺
掠吏民夷丘焚巷邊人習爲畏縮坐視無敢異鋒者二
清素有才畧練習戰騎脩陣法甘苦同之士爭願爲感
後 上疏請築邊城詔下兵部如一清指脩築僅四十
里而役工以寒故怨幾潰圖騎射之稍稍戢後逆瑾排
一清斥之乃小乞病歸

甲子弘治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真帖
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孫也
年十三不冝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

野也克力達子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其兄請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刺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字刺住哈密，與衆論迎陝巴還，頭目阿字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爲主，奄克字刺與傑等擒殺阿字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待於冷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真帖木兒還吐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讐殺真帖木兒，想不肖，遣回奄克字刺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疑其誘真帖木兒歸甘州，○監察御史陳茂烈乞終養，許之，茂烈先世臨安人，成籍興化，遂居郡之梅峰，暮年喪父，繼戎役，志邁俗。

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篝燈寒齋。不懈。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魯。顏之克己。曾之自省。豈非學之法歟。作者克錄。自考。以丙辰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以母老年。乞終養。詎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厥泣。重違故鄉。臨別丁寧。言誓悉切。臣待罪于茲。將二年矣。願以非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仕微勞。賜之初命。舉家幽明。感被天寵。橋分矣堪。因

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
于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 一日御西角門召

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言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登正

健等奏曰此事臣等不知今欲登正仰見 聖孝盛德

超出前古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

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特姪獲輩奏

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如此因論附廟之禮健等奏

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太行太皇太

后居右合稱祫陵配享 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

膳不辦一蚊帳身自治時推一釜頭給薪水出則自執
小油盞妻子服食相攝一女適彭韶與係輔傢具涼薄
若人其不堪者茂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
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
有計直耳○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 上尊謚曰孝
肅 太皇太后 尊謚 仍稱 太皇太后 立廟別祭 初
疾在床子 孝莊 錢太后崩 大學士 彭時等 議合葬 祔
陵時已有馬太后 魏和 裕齊 稱廟之說至是 太后崩
隨 上尊謚曰 孝肅 貞順 康慈 光烈 輔天 承聖 睿皇后
同孝莊之稱矣 而大學士 劉從等 覺其誤 乃上疏言

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
于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
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言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
健等奏曰此事臣等不知今欲釐正仰見 聖孝盛德

超出前古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

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章奏
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因如此因論稱廟之禮健等奏

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太行太皇太

后居右合稱祫陵配享 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

漢宗此塚
柳至情遠
禮制及家
蘇慎言
至當以
一代
與所謂
史家倫

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
后宋亦有二后並稱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
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故也上
曰事須師古末世歸襄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
上嘗以堯舜爲法上曰事關綱常極重豈可毫髮
差大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
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
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稱乃從朕壞起恐後來祿亂
無紀極耳考據太后朕生冊止尊稱爲皇太后
別祀于壽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

天子建中

孝穆太后

后于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

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

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

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

會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因

重而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

爲處置健等奏曰容

等計議上聞皆叩頭而出時

掌詹事府禮部尙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執筆上言魯頌

姜嫄闕官春秋考仲子之言皆于禮爲別廟之證自漢

唐宋亦然注宋乃有並附名其禮已謬然皆諸瀛繼室

皇明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違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仁
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違尊而祫祭。此豈後世所當法
哉。衆皆從之。會議疏上。上復召內閣問曰。此議如何。
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
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爲當。上卽勅出奉殿
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于此建廟遷。孝穆太后。惟
祭于此。如何。健等對曰。其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
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
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上御批會
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

機探之不
明事與大

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仲
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駕定制下是中外
翕然稱得禮云○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
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
議行之○六月命右副都御史調仲宇通政司審議補
俸整理各邊屬糧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
不來傳報虜有異謀欲搶黃粟黃粟者謂京城也又云
朵顏衛頭目可兒乞魯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
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于是遣仲宇赴大同
宣府俾往關各據整理糧草以待出師○七月 皇帝召

劉德李東陽請遷至暖關。上諭內大同鎮總官章奏

言虜賊勢重，近又擄殺墩軍，延緩遊騎兵，累調未至，乞

增兵補馬，情詞甚急。上日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

朕常與做主，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

即日落行，德等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

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悉繼奏曰：邊事因急，京

師尤重，居重取輕，亦須內顧家當。上意未釋，繼欲出

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通，朔河川古北口甚為

可慮。今關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

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

夏漢中北

廣山右

北口廣河

北口廣河

北口廣河

北口廣河

大掠而去
果符諸臣
所慮

今日邊情
又與弘治
時大不同
矣日壞一
日可為寒
知

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佛言大同險遠，木鎮尚可支。持
湖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上曰
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
措。後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論以出師之意，大夏亦力
言京軍未可輕出。上口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
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
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
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下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亦且因
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
虜為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上嘗語大夏某侍郎才

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服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某侍郎才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彼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

九月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上初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非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舊軍相持退者

其心不

不斬。則人不勦。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謂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常小敵。或臨陣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于首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

通千古選
笑則發聲

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夾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剛邪。陳字解。微陳說不是。止云。教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機曰。謂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徒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純熙。中

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論。益知上意所嚮云。

乙丑弘治十八年正月。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上有大政事。每召二人而議。至是召二人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

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
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路通也朕知
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

此處人

能以此

愧懼也○廣西思恩土官岑濬作亂命兩廣都御史潘
蒼討平之田州知府岑溥長子曰獠次子曰猛獠以失
愛與溥爲其上日黃驥李蠻所誅而驥蠻尋自有隙驥
以猛多智謀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爲慮李蠻拒
命乃赦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比至田州李蠻拒不
納驥復以猛奔思恩都御史薛廷賢檄濬歸猛濬不從
乃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猛因與濬構隙

十一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奎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
猛走免濬僞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疏
濬罪詔發湖兵一萬討之濬敗族誅改流官知府卒
猛降福建平海千戶○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

新政理樂聞謫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
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
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府太
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
廷和爲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顧鼎
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戶部主事泮梁

李慶陽疏。詔上疏曰。今天下之爲病者。二爲害者。二爲漸者。六。一曰元氣之病。士氣萎靡是也。二曰腹心之病。內官陰賊。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也。一曰兵害。冗食而無補。容名而無實也。二曰民害。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三曰畿民之害。墾田被占于勳戚。草場受侵于官府也。一曰置之漸。既已兵連。又苦浪費。二曰盜之漸。其機在民窮。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三曰壞名器之漸。黃綠鑽刺之風。既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也。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六曰貴戚驕恣之漸。疏入。壽寧侯欲以誦母后論斬。而上命下。

之詔獄。○下戶部主事李慶陽獄。旣而釋之。先是慶陽疏上。皇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慶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旣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遣太子金夫。人皆逸。逸出遊。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慶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奉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慶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

李慶陽本內。事關戚畹。且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搃以釋之。朕頗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教。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卽釋後獄。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此行。一事尤舜之仁也。○掌詹事府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大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遂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諸勅。將納用之。會上不豫。不果。○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南京。

子本天
西本之

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
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夏四月帝御煖閣召輔臣劉健等議政事上召劉健
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
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
昨所議擬已是切責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革者
皆在鎮巡今前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上又
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
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首言崔志
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

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蘇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曰：彼言卑諂，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持實難遽退耳。健曰：皇上每無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職職壞事，該空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省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受別賢否，若樂云留中辦事，卽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選，中若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

書心物類
卷一見

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
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
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
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
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
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
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
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三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
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

鹽法鹽法
折國家大
計也。聖
心深在若
此

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用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
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
今國帑不充。府庫無。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
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
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
邊關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
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
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
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
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庶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

遇懷讓之

君而不言

則馬不敢

遇奉言上

君而不言

則爲不肯

不敢明非

在上不肯

則在下

奉宗從諫

如流其以

不言爲不

言者然矣

有萬石又奏討庄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

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

日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輿則不敢奏矣 權因

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

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

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

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

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

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

弊

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十是中外稱慶。知上意注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其霽。尚答詳悉。講然家人父子之情。誠前古所罕見也。○明日復召輔臣至煖閣。上諭曰。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儼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儼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于理不當。且大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恣所寄。卽是則詞。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儼已見。姑令回話。健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且

初其此

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徒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
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徒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徒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期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進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五月帝不豫庚寅顧命輔臣辛卯帝崩于乾

清宮。上不陳。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大監戴儀出左掖門。宣內閣臣東陽臣健臣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健等叩頭。上令近前者再。于是直叩頭榻下。上曰。朕承祖宗

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

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自知之。

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倫勸。上進藥不答。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

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產

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現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詞旨解禮部行之。十八日。皇太子卽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六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遵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奉安大陵。頒徽號。詔于天下。咸使聞知。○帝仁慈恭儉。敬慎英明。清心寡慾。愛民節用。方衛宣寺。莫敢干撓。開吳恩惠。

賊盜防胡。且崇德報功。興滅繼絕。憂勤惕厲。始終不渝。迹其修齊治平之畧。蓋有得于二南六典九經之道矣。若乃崇祀奉慈而秩分甚嚴。友愛獻皇而恩禮愈篤。悼念昭德而保護益至。廟號孝宗不亦宜乎。卽位之初。徐溥劉健入內閣。王恕入吏部。自是衆賢競進。李東陽謙遷丘濬。耿裕倪岳馬文升。劉大夏。周經。葉瑄。張敷。華貴。緩。何喬新。彭韶。楊守謙。周洪謨。許進。楊繼宗。屠滂。秦紱。鄧廷瓚。謝鐸。章懋。張悅。林翰。吳寬。張元。顧王。蔣揚。任和。劉忠。韓文。林俊。楊一清。樊瑩。熊繡。諸君子。襄贊皇猷。旬宣方岳。當是時刻。多羣俊之臣。野無遺網之彦。士修端。

靜之節人懷競躁之耻吏鮮苛黠之風民懷樂利之澤
洋洋乎蔚蔚乎有豐芭棫樸之化焉說者又曰太僕書
接再三虛懷霽色勵精訪治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
包荒意存裕蠶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九年間財以
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禮以隨時爲
大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內外安寧幾至邇種
商周甲戌成庚之盛何以加焉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
喪考妣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七月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太
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少傅兼太孫太傅

劉德等在內調使軍于任事東陽長于爲文選與亮
明斷可否其間不阿不激阿實德素所以成弘治十
餘年之治也劉文靖在內調與馬文升許達焦芳李
鏊皆河南人雖同籍而不相阿比進士何景明李火
能詩大成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從日此子屬
薄能詩何用除中書舍人選提學副使不壽本自來
居內閣不私故
鄉惟笑一人。

趙致仕戶部右侍郎許進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兵
馬等進兵部尚書提督仍舊○八月上 皇祖母太后
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 母后張氏爲

皇太后○差承運庫大監王璠崔通往南京浙江織造
璠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交賣銀
兩買辦物料戶部尚書韓文執奏請止與六千引半與

價每 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爲不買全與健等同奏
曰。鹽六千引。又與于價自足用。上曰。既與半價。何不
全與鹽引。臣健等對曰。戶部亦是樽節用度耳。上曰。
該部既要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却將鹽引與之聽其變
賣。豈不兩便。健等對曰。價銀有限。必將鹽引之費爲多。
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及如有引一紙便夾
帶數十引。以此私鹽乘帶。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
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慮。上曰。若有
夾帶事發。朝廷自有正法處他。東陽對曰。此輩若得
明旨。便于船上。張揚黃旗。書寫欽賜。送鹽字樣。勢焰

內閣批符
之力

蘇州縣驛遞官吏稍稍答應不到。便打細打。只得隱忍承受。鹽商灶戶。雖喫虧倒底。不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于始。徒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事。譬如十箇人。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的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徒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追達。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遽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徒等至闕。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日內批出。止與鹽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去家天

十月建在皇莊七處。口大興縣一甲舖皇莊。口大皇莊。皇莊。口深溝兒皇莊。口高密店皇莊。口石婆婆營皇莊。口六里屯皇莊。口土城皇莊。

皇莊之設。祖宗時無之。成化以來始有。然亦止於此。不過數處而已。正德朝內臣用事。皇莊始盛。尤後建在通州。跨邑至三百餘處。畿內之民。尤是愈困矣。

武廟初政

本几皆疑

已疑八

漸採奏訂

空茲速

皇莊更

各與守時

事取七

吳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上初卽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卧起。宴遊謀議。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惡文臣。專權廢于上。前言張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

皇明世宗錄 卷三十一 徽皇帝

四十一

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二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禮監受了上信之于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發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北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十餘人馳至華亭驛會總兵曹鑑謨方畧嚴守備虜聞各馬營見所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移侵隆

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
兵至。遂引去。○十二月。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
謹恭簡。

珊德性和粹。耿介不苟合。高湖。注。無成。府。奉職守法。
不為拘撻。湖意嘗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貨。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左都御史。

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
一時。南都稱曰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
林俊祭酒。
章懋云。

擢總督兩廣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廷選為南京工部尚
書。尋疏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廷選。福建長樂人。歷浙。京。僉。副。藩。伯。饒。衛。備。邊。論。解
歸。登。為。人。定。心。忠。孝。制。行。端。大。官。職。所。至。皆。有。惠。愛。

人稱其天尼甚佳于作其人其與衰刻
漢紀紀新肅然跋歸林下十五年社門自守